



# 把最苦的日子过得花儿

记者 倪自放 济南报道

根据著名作家赵德发的小说《缱绻与决绝》改编的年代剧《生万物》正在热播，剧集主要选择了原著小说第一卷的内容，聚焦1926年到1944年间，以鲁南土地变迁为背景，讲述宁、封、费三个家庭两代人与土地相连的命运起伏。

## 文本

电视剧《生万物》的内容虽然主要改编自《缱绻与决绝》第一卷，但原著小说第二卷最后的那段内容，却是《缱绻与决绝》与《生万物》的点睛之语：

绣绣这天被指派的活儿是与其他一些人到南湖整花生畦子。绣绣将羊丫放在一边，拿过铁锨干了起来。铲了一会儿觉得腰疼，她抬头打量了几眼忽然发现，这块地正是当年她娘家的。

这就是爹当年当了命根子的地！可是爹呀，你如今在哪里？你闺女又在哪里？

大滴大滴的泪珠从绣绣脸上滚下，噗噗地落在土里。

2024年年底，我第二次阅读《缱绻与决绝》修订版，读到这段非常激动，将阅读感受发给作者赵德发，“文学的表现手法，却分明是史诗般的叠加，这是现实题材作品的力量吧。”赵德发回复

说，“当时写到这儿，我流了泪。”

《缱绻与决绝》与《生万物》故事的时间线开始于1926年，作家赵德发1996年出版了小说《缱绻与决绝》。1998年，我在山东师范大学的图书馆里读了《缱绻与决绝》的单行本。没有文学理论上的深刻表述，我第一次读《缱绻与决绝》的感受，是“一种来自土地也来自血脉的冲动让我心潮澎湃，泪湿眼窝。”后来赵德发告诉我，他创作《缱绻与决绝》的最初感动就是来自于对土地。“有一天回老家，到村外闲走，看着眼前的庄稼，我想到农民祖祖辈辈对土地的依恋，想到他们的后代对土地的‘背弃’，两个词语突然在我脑海中蹦了出来：《缱绻与决绝》。”

后来我知道，《缱绻与决绝》1996年问世后，有评论家称它是继《古船》《白鹿原》之后又一部农村题材的力作。当年，著名评论家施战军认为它体现出“情不自禁的农夫本色”，这种对土地的坚守和执着，是《缱绻与决绝》与此前的剧集《生万物》的情感来源与精神动力。

## 改编

《缱绻与决绝》1996年出版发行，根据《缱绻与决绝》改编的剧集《生万物》2025年播出，两者相距近30年。在过去的30年间，年代剧

很热，但以土地和农耕文明为内容的《缱绻与决绝》却属于冷题材。

“历史不是空洞的进程。我们生活的基础、情感的渊源、文化的根基，都在历史长河中经过时间沉淀、人的传承，延续到了今天。”剧集《生万物》的导演刘家成说，这是他眼中年代剧的价值，“在与观众建立共情的基础上鉴知往来”。土地和农耕文明虽然不是当下的热话题，但从《缱绻与决绝》到《生万物》，我们能够看到一个尘封的乡村的历史，看到我们的来路。

从剧名《生万物》，也可以看出剧集与土地在精神上的羁绊。《生万物》剧名从原著小说里来，小说的题记是一副对联，“土生万物由来远，地载群伦自古尊”。人类自从进入农业社会，土地就是农民的命根子，久而久之，形成了土地崇拜、土地文化，“地载群伦”四字，阐明了土地在人类社会中的地位，大有深意。《缱绻与决绝》和《生万物》力图将这段历史描述出来，“立此存照”。几千年来，土地是中国农民生活的也是精神的栖息地，讲土地的故事，也是在讲农民的精神史。剧名也借了《道德经》的寓意，“以‘三生万物’寓世事的形色纷繁、人性的复杂深邃”。

## 演绎

“绣绣被马子绑走了！”剧集

《生万物》以这样一个“天崩”开局先声夺人。天牛庙村首富之女宁绣绣（杨幂饰）出嫁当天被土匪绑架，父亲宁学祥（倪大红饰）舍不得卖地赎她，将她的妹妹嫁给她青梅竹马的恋人费文典（张天阳饰）。绣绣决绝地与父亲断绝了关系，嫁给庄户汉子封大脚（欧豪饰），学着干农活。

目前，《生万物》刚刚播出10集，天牛庙村各式各样的人物都已登场，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都极具辨识度，认命不认输要把苦日子过出花儿的宁绣绣，敢作敢当的淳朴农村青年封大脚，把土地当命的宁学祥，永远要买地并与宁学祥相爱相杀的封二，好吃懒做的封四，不管戏份多少，仅仅通过三四集，天牛庙村的各色人物都“立住了”。

《生万物》的核心故事线是宁绣绣的觉醒、抗争与前路。主创从中国观众最熟悉的“家”的纽带入手，链接当代年轻人。仅仅通过剧集第一集一半的篇幅，宁、封、费三个家庭两代人悉数登场。

随着剧情推进，剧中的天牛庙村乃至整个中国都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，而剧集叙事的基本单位，则是不同家庭不同成员的命运变迁，他们不管走向何方，“家”永远是他们情感最深的羁绊。



(上接A04版)

记者：文学和电影创作，各有其自身艺术规律。什么样的文学作品更容易被影视化改编？作家应该如何看待自己的作品进行影视改编？

赵德发：文学作品改编为影视作品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，但总体上需要超越传统，更具象化。影视作品能够扩大受众，让作品出圈，触达更多人。影视化还能以不同的艺术方式呈现作品内容，如人物形象的具象化。

作家面对原著和影视作品的讨论时，需要认识到改编可能对原著的某些方面有所取舍，例如思想和隐喻。有些作家拒绝改编，如马尔克斯和塞林格，但也有作家认为改编是双向赋能，有其好处。作家应认识到，并非所有被改编的小说都是好小说，许多未被改编的作品同样经典。

适合影视化改编的作品应具备强情节性，有精彩的故事和跌

宕起伏的情节，以吸引观众。此外，人物个性要鲜明，命运感要强，能够牵动观众的心。最后，作品最好自带流量，有粉丝基础，这样一旦改编，观众会追剧。

记者：现在影视圈常说，优秀的IP是一切的基石。您有想过构建自己的IP世界吗？

赵德发：作为一个作家，我还没有考虑过建立一个所谓的IP宇宙。我当然希望我的作品能被改编成影视作品，但目前还没有达到建立IP宇宙的境界。当然，我希望我的作品能够被更多人看到，例如今年问世的《大海风》，许多专家和读者都认为它适合影视化，期许有朝一日能够搬上荧屏。

## 山海之间

记者：您曾说过，地域文化的无形浸染，对于一个作家的养成是很重要的。您的“农民三部曲”以沂蒙大地为背景讲述跌宕起伏的故事，这里的山川河流滋养并

影响着您的创作品质，从而形成独具特色的沂蒙文化语境。能具体说一说吗？

赵德发：我出生并成长于农村，深受地域文化的影响。我的创作灵感和素材大多来源于我对农村生活的深刻记忆和体验。我14岁辍学后就留在农村，虽然后面到了公社党委甚至县委工作，但还是在跟农民打交道。婚后，我的妻儿也还是农村户口，我每个周末都要回家耕种分到的责任田。这些都是我生命当中刻骨铭心的经历，给了我深刻的影响，也是我创作“农民三部曲”的素材来源、精神动力。我曾经说过，只有农民和土地才能给我带来深沉持久的创作冲动。后来我又长居日照，与海洋产生了情感链接。

记者：今年1月，您的《大海风》出版后同样受到了广大读者的认可与喜爱。您曾在2019年4月15日的博客中写道：“今天早晨，灵感像朝阳一样喷薄而出，蓝色之梦从混沌到清晰。我毕生追求的好小说，大概就是下一部了。”当时您正在酝酿的是《大海风》吗？

赵德发：当时就在酝酿构思这部长篇小说。我一直梦想着写一部好的海洋题材小说，那天早上突然觉得，该怎么写有数了，兴奋得不可遏制，就立刻发了一条博客。

记者：为何在深耕乡土30年后转向海洋写作？这两者有何相似、不同之处？

赵德发：我转向海洋文学的创作是因为我在日照海边居住多年，海风吹拂，海味熏然。经常接触渔民和涉海工作的人，多次跨海旅行，并随渔民出海打鱼，积累了丰富的素材，自然而然想要写关于海的故事。这与我之前深耕乡土题材的作品不同，《人类世》里面虽然都有海，但并不是标准意义上的海洋小说。《大海风》是我个人创作生涯里的第一部标准海洋小说。

记者：您曾说过，“为历史保存细节，这是小说的一个功能。”无论是《缱绻与决绝》，还是《大海风》，种种细节构建起一个个真实可感的世界。如何平衡戏剧性与历史真实？

赵德发：细节是小说的核心生命力。在某种意义上，一部小说正是由细节构建的。唯有充沛的细节，才能使作品描写的时代呈现“肉身状态”——一种毛茸茸的、活生生的质感，让读者产生强烈代入感。因此我在每部长篇创作中都会投入大量精力搜集素材与细节。例如，在《大海风》中，我深入调研渔民的生活习俗、渔业习惯及海上作业流程，确保从捕捞到销售的每个环节真实可感，主人公经商购买轮船后，需精确

描写船舶操作、航海技术，以及在青岛开设轮船行的运作模式，甚至是上世纪20年代在青岛装电话的费用，以及开飞机航班的费用等我都进行了考证，以确保历史细节的准确性。此类细节的堆叠，最终让虚构叙事扎根于历史的土壤之中。

记者：那下一步的创作计划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？

赵德发：《大海风》之后，我原本计划继续创作，再写两部海洋题材的长篇小说。然而，受聘到山东大学任教后，这个计划不得不推迟，因为需要承担教学任务。在山大的大半年时间里，除了撰写一些零星文章和参加活动，我的主要精力都在准备《小说创作十六讲》的讲稿。目前这份讲稿已基本完成，结合了中外作家的创作经验和我个人的实践心得。

明年上半年，我将在山大开设这门小说创作课程。同时，山东大学出版社也向我约稿，计划出版一本面向社会文学爱好者的书。我初步将其命名为《小说创作之路：如何成为小说家》，希望能为有志于写作的人提供参考。

完成这些工作后，如果有时，我希望能继续完成原先的计划，创作另外两部海洋题材的长篇小说。至于影视改编方面，则要看缘分了。

本报独家专访《生万物》原著作者赵德发：  
看剧时多次感动落泪